

世

SHIJIE QUWEN YISHI

世界趣闻轶事

18

历史轶事 (八)

本书编写组 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世界趣闻轶事

K105-47/5180 v.8

历史轶事

(八)

本书编写组 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新华书店

PDG



目 录

- 突然出现 神秘消失 普希金“一号日记” (1)
- 她自称沙皇幼女 真假公主 (4)
- 年轻不是理由 《静静的顿河》著作权 (8)
- 迷雾重重 基洛夫遇刺 (11)
- 多重悲剧 斯大林夫人娜佳死因 (14)
- 北冰洋的“幽灵” “贝奇莫”号失踪 (17)
- “人”去了哪里 伊女伊人部落失踪 (21)
- 奇闻一则 美洲“小人国” (24)
- 曾经想当画家的希特勒 (26)
- 难以面对的残酷事实 卡廷事件 (29)
- “奇怪战争”奇不奇怪 二次大战初期西线无战事 (31)
- 征服者只用了十五个法郎 法国沦陷 (35)
- 敦刻尔克“奇迹” 英法联军撤出欧洲大陆 (38)
- 超级烟幕弹 “海狮计划” (42)
- 丢车保帅 考文垂被炸 (45)
- “D日”的秘密 诺曼底登陆 (48)
- 会飞的炸弹 V—1 V—2 (52)
- 只差一步 纳粹德国原子弹计划 (55)
- 谁处决了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的下场 (59)
- 务实“明智”之举 西班牙的中立 (63)
- 这是真的吗 希特勒后裔 (66)



- “死亡魔鬼” 纳粹战犯门格尔 (69)
- 帮纳粹“洗钱” 瑞士银行纳粹黄金 (72)
- 是真还是假 纳粹宝藏 (75)
- 送出去的礼物抢回来 “琥珀屋”失踪 (78)
- 女飞行家空中消失 (81)
- 在胜利前夕倒下 “悉尼”号沉没 (84)
- 命该如此 海军大将失踪 (86)
- 三年与三十年 “东京玫瑰” (89)
- 功高震主 巴顿将军车祸 (92)
- 非暴力倡导者死于暴力 甘地遇刺 (95)
- 一大悲剧 班达拉奈克遇刺 (99)



突然出现 神秘消失 普希金“一号日记”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是俄国著名诗人，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奠基者和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建者。他 1799 年诞生在莫斯科的一个贵族地主家庭，少年时代就从事文学创作活动。诗人青年时代又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憎恶沙皇的农奴专制制度。在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他以诗歌为武器，热情讴歌进步和自由，并向贵族传统文学提出挑战。如在《致普柳斯科娃》一诗中，诗人写道：“我只愿意歌颂自由，只向自由奉献诗篇；我诞生到世上，不是为了用羞怯的竖琴（诗歌）讨取帝王的欢心。”他在《自由颂》中更是大胆地谴责暴君：“你专制独裁的暴君，我憎恨你，憎恨你的宝座！”1820 年，普希金根据俄罗斯民间故事和传说，写成第一部长篇叙事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这被看作是近代俄国诗歌转变的开始。三十年代，普希金的创作更加成熟，写出许多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诗篇。普希金 1831 年完成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为他赢得“世界第一流大诗人”的崇高荣誉。作品通过主人公青年贵族奥涅金，生动地刻画了俄国贵族的典型，辛辣地讽刺和揭露了贵族社会的腐败和丑恶。俄国文豪高尔基称赞这部作品“真实地描绘了时代的面貌”，著名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把它称誉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

普希金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文学财富，因而在俄罗斯和



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声望。所有有关他的一切,都极为引人注目。1920年,定居法国的普希金的孙女叶莲娜突然向外界宣布:祖父的部分日记现正由她收藏着,这就是神秘的“一号日记”。普希金“一号日记”终于有了下落,这一度引起不小的轰动。

众所周知,普希金于1837年死于决斗。就在他去世后不久,杜贝尔特奉沙皇之命整理查封了普希金的手稿。他们在诗人的卧室里找到一些日记,因为疑有缺漏,就在日记扉页上注明编号为“二”。这样,被怀疑“散失”的那部分普希金日记,就顺理成章地被称为“一号日记”。但是,到底有没有所谓“一号日记”,如果有的话,又流失到了哪里。

一些专门研究普希金的学者断言:的确存在“一号日记”,这些日记可能就在客居国外的普希金后代手中。他们认为,普希金因为思想进步,早在1830年就受到沙皇当局的监视;为预防万一,他极有可能把自己的一部分日记藏匿在其它房间里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而不是放在自己的卧室里。这些有着“大逆不道”内容的日记逃脱了宪兵的搜查,然后由普希金的几位至亲好友代为收藏起来。

根据这种观点,“一号日记”突然出现在普希金的孙女叶莲娜手中,是毫不奇怪的。有人设想,普希金的这份手稿最早可能在他的长子亚力山大手中,尔后几经辗转又到了叶莲娜的手中。普希金的孙女叶莲娜生于1889年,自小聪颖过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懂得波斯语、土尔其语等多种欧洲语言。1918年,叶莲娜随同母亲一起来到土耳其,后同一位骑兵大尉结婚,并迁居法国。

但另一些人则持异议,他们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一号



日记”。叶莲娜的一位兄长就认为,叶莲娜凭空臆造出关于普希金日记的故事,其目的仅仅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和身价。他甚至写信给自己的一个外甥女说,他被妹妹炮制的神话击怒了,准备同她绝交。而这位外甥女在很大程度上赞同舅舅的论断,说:“莲娜姨妈(指叶莲娜)根本不可能有我曾祖父的日记,因为(普希金的)全部资料都保存在祖父那儿……我在童年时代也读过其中的几篇日记,但是祖父从未讲过曾祖父在三十年代写的日记。我百分之九十相信,现在和过去都没有这种传说中的日记,但是我百分之十相信它还是存在的,因为希望总令人愉快。”

无论人们的猜测如何,1922年和1923年,叶莲娜先后写信给苏联驻巴黎的商务代表,普希金手稿的著名收集者奥涅金及苏联的普希金学家戈富曼,称她拥有祖父的日记及其它各种没有发表的手稿、祖母的照片及普希金带徽章的印章。为此,戈富曼专程来探望叶莲娜,希望从她手中买到普希金的遗物。但据说由于戈富曼讲话直率,刺伤了对方的自尊心,叶莲娜不愿以一千法郎把手稿卖给戈富曼;与此同时,外国博物馆却准备向叶莲娜高价购买这批手稿。不久,叶莲娜又主动写信给奥涅金,提出借款二万法郎的要求,并说否则她全家将活活饿死,或者只得把这批手稿转让给外国的博物馆。但在1923年3月,奥涅金又收到叶莲娜拍来的电报:“请不要汇款!”从此,他中断了同叶莲娜的联系。

后来,为了使普希金珍贵的文稿不致落入外国人的手中,苏联“普希金故居”负责人曾经动用一切手段,竭力寻找叶莲娜。苏联的各驻外使馆也为此而紧张工作,但始终没有任何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寻找活动只得于1930年9月宣告结



束。

就这样,普希金“一号日记”在刚要揭开真相时,再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时至今日,一些俄罗斯学者还在孜孜不倦地寻找着“一号日记”。

她自称沙皇幼女

真假公主

1920年2月的一个晚上,鲁皮尔等几名柏林警察为维持治安,在街上巡逻。突然,他们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女子,正鬼鬼祟祟地趴在河边栏杆上。见警察跑过来,女子纵身跳进运河。鲁皮尔当即脱掉身上的皮袄和笨重的皮靴,跳进河里救人。

获救的女子原来是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她那稚气的面孔带有明显的斯拉夫人特征。她被带到警察局审问,但只说自己名叫安娜·柴可夫斯基。人们都认为她精神不正常,把她当作了“疯子”送进了柏林附近的德尔福特精神病医院。

安娜在医院的头一个月倒平安无事,但后来便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她那双迷惘的眼睛对病友们连瞅都不瞅一眼,偶尔问她几句,她总是慢声细语地用带着俄国口音的德语回答。

经过德尔福特医院医生的一番观察之后,安娜被放了出来。她四处流浪,无处安身。当时正逢成千上万的欧洲移民流往美洲大陆,安娜也随船到了纽约。大城市纽约使她激动不已,她贪婪地观赏摩天大楼,还登上帝国大厦的最高层,向



欧洲方向眺望。

安娜在纽约举目无亲,感到十分孤独。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名叫詹姆斯·安德森的男人进入了她的生活,不久,他们便结婚了。安娜·柴可夫斯基的名字也变成了安娜·安德森。丈夫很快发现,安娜经常在夜间惊醒,痛苦的表情时常在脸上出现;当他关切地询问妻子时,安娜总是闭口不谈。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安娜终于向人们透露了自己的身份。

当时,在欧洲梅克佳堡的巴巴拉公爵夫人,要求继承沙皇在英国银行的存款及皇后的珠宝,这个消息马上传遍了纽约。人们在饭后闲聊时,无不羡慕这位巴巴拉公爵夫人,因为她可能在一夜之间拥有无数的财产。这时,安德森夫人竟向邻居们发表了惊人的声明:我就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幼女,安娜斯塔西娅公爵,我要求继承沙皇的全部遗产。

这一消息后经媒体报道,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可是人们都知道,沙皇一家在二月革命时就被捕,十月革命后(1918年)被集体枪决。如果这位安娜真是沙皇之女,她是如何脱险的呢?安娜向人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原来,当年在行刑队的红色卫队成员中,有两个波兰人。他们是兄弟俩,一个叫埃斯塔尼斯劳·柴可夫斯基,一个叫塞尔西奥·柴可夫斯基。他们被分派掩埋尸首。但贪图珠宝的邪念驱使他们每具尸体搜身。就在这时,他们发现安娜的心脏还在微弱地跳动,她还活着。不知为什么,兄弟二人决定带上受伤的安娜逃走。

他们带着安娜先来到一个小村里,那里住着他们的母亲。后来,因感觉不安全,他们决定继续出逃。经过跋山涉水,一行人终于来到了布加勒斯特,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就在这时,



安娜发现自己有身孕了。埃斯塔尼斯劳玷污了她,无奈之下,安娜结婚了。之后不久,安娜生下了一个男孩。尽管这样,安娜还是想方设法逃到了柏林,去找她的姑母艾琳公主。但是,她又没有勇气去见艾琳公主,怕她不能相信、相认。她失魂落魄地到处流浪,怪诞的“婚事”,那个儿子,她一想这些,就不寒而栗。1920年2月17日,她决定了此一生,纵身跳入德维斯运河,后又被人救起。

安娜的律师全力以赴地投入了遗产继承案。最初作出反响的是新闻界。德国报纸抢先登出了这个消息,继而各报纸纷纷登了有关消息。世界各大报纸在头版用了各种标题:“安娜斯塔西娅还活着!”“一位名叫安娜·安德森的女人自称是俄国的安娜斯塔西娅女公爵”、“安娜·安德森真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幼女吗?”等等,不一而足。世界舆论也为安娜斯塔西娅这个神秘人物所吸引。但是接着出现了意外的波折。

有位名叫多里斯·里特曼的人说,那位冒充沙皇女儿的女人只不过是名叫弗朗西斯卡·柴可夫斯基的波兰农民,于1896年出生在博罗维拉司,因患精神分裂症被送进过精神病医院,此人曾在里特曼家里做过几个月的佣人,后来就突然不见了。一年以后,她又回到了主人的家里,她住在一间小屋里,至少八个月没有出去过。2月17日,她又逃了出来,企图投河自尽。

1930年,安娜·安德森走上了法庭。

在此案诉讼过程中,安娜·安德森出色地为自己进行了辩护。许多否定其真实身份的证明都被她推倒了。例如,当人们把安娜斯塔西娅和她几位因病脱发的姐姐在一起的照片拿给她看时,她不仅能将自己指出来,还能将姐姐们一一辨认出



来。当俄国洛希伊滕贝格的赫西公爵将几张属于沙俄皇族的赫西家庭成员的照片拿给安娜·安德森看时,她也能说出每个人的名字;但她指到赫西家族的埃内斯托王子时说道,在宫廷政变时期在俄国皇宫就认识他。这使赫西家族非常恼火,因为他们知道:王子在那种战乱时期根本就没有去过俄国。于是,有关安娜·安德森身份的证明再度蒙上一层阴影,使各执一端的争论达到了顶峰。

岁月如流,此案久悬而未决。

当安娜·安德森——安娜斯塔西娅的名字差不多被人遗忘的时候,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心腹、当了二十年梵蒂冈女修院总管的修女帕斯库亚莉娜去世前“出语惊人”,披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当1918年在西伯利亚的叶卡捷琳堡落入红色卫队手中之时,俄国皇室成员并没有全部毙命,仅沙皇尼古拉二世、皇后和王子阿列克谢被杀。而四位女公爵却死里逃生,并曾几次受到梵蒂冈教皇的秘密接见。这段秘闻很快广为人知,于是,人们的视线又一次集中在安娜·安德森的身上。

安娜·安德森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奋争了六十年。有关她的书可谓卷宗纷繁,人们还拍了许多关于她的电影,编造了许多浪漫的故事。然而,她的那些姐姐如果还幸存的话,为何一直缄默不语?如果她是一个冒名顶替者的话,为何要为证明自己的身份奋争了六十年?



年轻不是理由

《静静的顿河》著作权

1928年初,年仅23岁的苏联青年作家肖洛霍夫,发表了以反映顿河地区哥萨克民族在苏维埃革命战争中的遭遇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第一部)。该书获得巨大成功,作者也由此受到了国内外文坛瞩目,人们把肖洛霍夫比做“草原上突然展开巨大翅膀的雏鹰”。《静静的顿河》迅速被译成许多种文字,介绍给世界各国、各地的读者。到30年代初,年轻的肖洛霍夫就已经同世界公认的著名大作家海明威、雷马克等平起平坐,至少“进入了欧洲作家行列”。

正当人们为肖洛霍夫的伟大成就而欢呼时,有一批人却尖刻地指出:肖洛霍夫根本不是《静静的顿河》的原作者。理由就是,肖洛霍夫刚满23岁,动笔写书时可能还不满20岁。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又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艺术熏陶,怎么可能一下子写出技巧如此圆熟、社会容量如此巨大、思想如此深刻的小说来呢?另外,肖洛霍夫的经历也着实叫人顿生疑窦:他1920年(15岁)参加红军,以后进入粮食征购队,担任过机枪手、粮食征集员和检查员。在那大饥荒的非常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当一名“征粮者”是很费力的事;而且当时环境异常艰苦,肖洛霍夫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读书、构思和写作。他在红军中的经历,也只限于一个普通征粮者的生活经验,又怎么可能获得如此丰富的感受,写下那些具有宏大时代



背景特征的、波澜壮阔的、顿河哥萨克人在革命战争中的悲剧故事呢？再者，肖洛霍夫不是哥萨克人，他在顿河一带呆的时间不长，活动范围有限，而《静静的顿河》这部书中，除了把顿河地区哥萨克的生活习俗、地理面貌等写得相当出色外，还有多达上千条的方言俗语。年龄不大、阅世不深的肖洛霍夫，到底又是怎么熟悉这些民族风习和获得这些创作素材的呢？总之，他们认定肖洛霍夫不是《静静的顿河》的原作者，这部小说必定是“剽窃”他人之作。

流言越传越广，弄得“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只得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调查此事。最终的调查结果宣称：一切的怀疑、猜测都是谣传，都是阶级敌人企图诋毁一个无产阶级作家。自此，风波逐渐平息。然而，在人们心目中，这仍然是一桩未了结的公案，一搁就搁了约半个世纪。

1965年秋，远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决定将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肖洛霍夫。就在此时，沉寂了三十多年的“剽窃”流言又流传开来了。在当时苏联富有影响的《锤报》上，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标题是《一个不应该忘却的名字》。全文大致内容是：十月革命前，顿河地区有个叫克里柯夫的作家，不知为什么被大家无端地淡忘了；这位克里柯夫对哥萨克民族的风土人情、社会历史以及苏维埃国内战争时期的风云变幻，都十分熟悉；克里柯夫经过长期努力，积累了一批手稿，装在一只铁皮箱里，可是他客死异乡后，这个装手稿的铁皮箱却丢失了。此外，文章中介绍的克里柯夫个人生活经历，也几乎和《静静的顿河》中的男主人公葛利高里的经历完全一致。虽然文章中既没有直接提到《静静的顿河》，也没有点肖洛霍夫的名，但明眼人一看，便心中有数。为



此,俄罗斯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以“本报特派记者”的名义,发表了一篇谴责文章,题为《一个不应该被复活的名字》,与《锤报》上刊登的文章,可谓“针锋相对”。该文同样在那只“铁皮箱”上大作“文章”,其主观上想要堵住流言,不让事态扩大。

风波似乎就这样再次平息下去了。但是,1975年6月,正当肖洛霍夫的寿辰庆祝进行得热火朝天之际,国际上突然就《静静的顿河》著作权问题,再掀波澜。

首先对肖洛霍夫发难的,是几个苏联知识分子,其中就有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苏联知识界持不同政见者的领袖麦德维杰夫,以及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

当时定居在美国的斯大林女儿,在谈起肖洛霍夫时,曾对人说:“人人都知道,他是把从一名死去的白军军官那里偷去的这些稿子,放进了这部书里。”

麦德维杰夫在西方出版的一部专著中,也提出疑问:“一个23岁的作家,他的生活经历只限于征集粮食和写一些拙劣的作品,他的创作经验也只限于写一些故事,他怎么能够构画出这幅时代的图画,构画出这场战争和革命时代顿河人民的悲剧呢?”

麦德维杰夫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特地做了一番研究。他把肖洛霍夫的两部长篇——《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相互作了比较;又把《静静的顿河》与克里柯夫的作品对照。最后,他从创作灵感、构思、用词、描写手法等诸方面,详细举例证明,说明肖洛霍夫充其量不过是《静静的顿河》的合作者而已。他还指出,肖洛霍夫以后写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水平浅薄,完全不像《静静的顿河》那样光彩照人。

不管别人怎样争论不休,肖洛霍夫本人自20世纪30年



代中期以后对此一直保持沉默。也许他觉得,是非曲直还是由别人去评定吧。

现在,时间又已经过去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作为当事人的肖洛霍夫已经去世,而诘难者提供的又大多是推理和猜测,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难道年轻就注定是出不了好作品的理由吗?

迷雾重重 基洛夫遇刺

基洛夫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共产党内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他生于1886年,青年时代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投入反对沙皇专制斗争。他参加过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还曾经领导苏联红军击溃白军叛乱。从1926年起,他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和中央委员会西北局书记,工作表现出色。1930年,基洛夫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在工作中,基洛夫是斯大林的下属,据说他们个人关系也非常不错。他虽然在大政方针问题上支持斯大林,但在某些方面保持独立见解。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无端地镇压党内外知识分子的活动,基洛夫对此有很大的保留。由于光明磊落、心地坦然,据说他在党内的个人威信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本人。在1934年1月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不同意基洛夫的只有3票,而不同意斯大林的则达270票之多。



1934年12月1日下午4点半,基洛夫步履轻快地走进斯莫尔尼宫大门。没等警卫员跟上来,他独自一人上了三楼,向一个办公室走去。当他站下开门的时候,身后响起了低沉的枪声。基洛夫中弹立即倒在地上,凶手由于神经过于紧张,也摔倒在地,失去了知觉。大楼里的工作人员听到枪声后,纷纷从各自的办公室奔出。而警卫人员随后也赶到,逮捕了凶手。

经调查,凶手名叫尼古拉耶夫,1934年他因对自己的降职处分提出抗议而被解除职务,并被开除出党。据说在此期间,他的神经已经不正常。他认为自己的遭遇是党内官僚主义所导致,他还幻想自己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的“一位朋友”利用他的这种过激情绪,唆使他进行恐怖活动,并为他准备了一支手枪。尼古拉耶夫选中基洛夫作为谋刺的对象,两次企图在基洛夫散步时行凶,但都未果。

种种迹象表明,正是那个朋友在背后操纵着尼古拉耶夫,把精神失常的尼古拉耶夫一步步地引上谋杀基洛夫的歧路。那个神秘的朋友究竟是谁?人们不知道。在基洛夫遇刺身亡的当天,那个人就失踪了。

基洛夫遇刺后,据说斯大林当即决定要亲自调查。斯大林首先审问尼古拉耶夫,当被问及“你是从哪儿弄到手枪”时,尼古拉耶夫指着站在斯大林身后的内务部负责人扎波罗热茨说:“你为什么问我这个?请你问他。”斯大林非常生气,命令把他押下去。尼古拉耶夫当即被架出,到门口时他想回头向斯大林说些什么,但却马上被推出门外。4个星期后,塔斯社发布消息说,尼古拉耶夫已被枪决。

接着受审讯的是基洛夫的警卫队长鲍利索夫。但是,据说他在被押解途中遇车祸丧生。后来有人调查指出,这根本



就是一个谎言。押送鲍利索夫去受审的是一辆大卡车,而押解犯人通常是用小轿车。负责押送的是三个内务部人员,两个手持铁棍坐在鲍利索夫身旁,另一个坐在司机旁边。当卡车经过一座仓库旁的一面高墙时,不知道怎么猛向大墙冲去。但司机机灵地矫正了方向,避免了车祸。卡车到达审问地后,人们才发现鲍利索夫已被人用铁棍击毙。但内务部的人员却报告说,鲍利索夫已在车祸中丧生。

押送鲍利索夫时坐在车厢里的两个内务部人员后来也被杀,而鲍利索夫的妻子被强制送进疯人院。据说一次她乘隙逃了出来,跑到斯莫尔尼宫,要求给予保护,说有人想毒死她。经内务局同意,她被送进列宁格勒市立医院,但不久死在病床上。有人说,有迹象表明她是被毒死的。

这样,几乎所有的知情者均死于非命,甚至连列宁格勒州和列宁格勒市党政领导机关的几百名负责人员也未能幸免。人们认为,他们可能知道有关预谋陷害基洛夫的一些事实;他们的结局也说明基洛夫被刺杀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周密谋划的。

基洛夫被刺杀身亡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是,究竟谁是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时至今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案发的当年,当事者没有或者不愿查清这一复杂案件的各种细节,就匆促地结了案,留下了许多空白。事隔半个多世纪,要查清真相更非易事。